

論語堯曰章作於墨者考

Der Ursprung des Buches Yao-Yüeh im

Lun-Yü aus der Schule des Mo Ti

趙 貞 信

論語二十篇中要算堯曰篇的堯曰章最富有神祕性，使人看不懂想不透它所以在論語中的道理，因此從來的讀書人只好憑他的學力智識辨別，固有往好處猜的，也有往壞處猜的。

往好處猜的開始於唐朝柳宗元，他在論語辨下中說：

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遺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柳河東文集卷四)

經他提出這是孔子常常諷道之辭，聖人的大志即存於此，到宋朝的理學家起來，遂一致認爲這是道統說的發源地，孔子自己表明他是承接二帝三王之道的人，聖聖相傳之傳道得道的痕跡就蘊伏在這裏。這一說以後便成爲正統勢力，大概稍爲讀過一點中國舊書的人沒有不知道這一說的，尤其很少人不相信這一說的。我往年曾寫了一篇前人對於論語堯曰章尊信和懷疑的文章，對於這一說有極澈底的駁擊。此文現已寄與齊魯大學，不久可在齊魯學報上發表。想來讀者們看了拙文以後，必會對於這一說從此不再相信了。

往瑣處猜的開始於宋朝蘇軾，他說：

此章雜取大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而顛倒失次，不可復考。由此推之，論語蓋孔子之遺書，簡編絕亂，有不可知者。如周八士，周公語魯公，『邦君夫人』之稱，非獨載孔子之言行也。（論語或問下卷二十引）

他雖不知道大禹謨湯誥太誓武成都是偽尚書，偽尚書中和論語相同的句文都是從論語中竊去的，不是論語鈔尚書。但他却知道堯曰章於周有八士周公語魯公等之列，而斷論語為『簡編絕亂，有不可知者』，『非獨載孔子之言行也』，這一點見解似乎比了認堯曰章為有聖人的深義與旨所存的人要明達得多，所以後來王若虛陳天祥輩都很贊同，就連朱熹也曾有『蘇氏疑堯曰章有顛倒失次者，恐或有之』之語（論語或問下卷二十），不過他怕疑經侮聖，不敢拿蘇氏的話注入集注罷了。

這章書真如蘇氏所說是顛倒失次雜亂無章的斷簡殘編嗎？如說是與孔門無關的記載，然則是與何門有關的記載呢？依我反覆循誦仔細察看的結果，頗以為蘇氏的說法雖比較可取，然也還不完全對。其實細按起來，這章書並不算毫無次序條理；而全章的意思，外貌雖儼若儒言，內容實有許多和墨家之學說密合。這雖是我一個大膽的假設，但如果這個假設不盡無理，則我們即不承認它是墨家言，最低限度或將不能不認它是儒墨混合下的產品，不能不定它為或係出於逃墨歸儒的陽儒陰墨之人之手筆。果屬如此，則這章書之產生時代及其逐節句的解釋，自將不能盡如前人之說，而前人之說之當否亦可無待繁言而盡明。今即本此見地試敘述其理由。

古書有一條通例，就是名為某人之書，實非即某人之手著，而應看作某派之人所共著。故莊子可視為道家叢書，而墨子亦可視為墨家叢書。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七十一篇，今本墨子則已缺去十八篇，祇存五十三篇。而此五十三篇中，如親士修身所染非儒等四篇及備城門以下之十一篇，或為儒書混入，或由後人僞撰，非墨子所本有。其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則又係墨家後學中

之另一派墨者所作。即其餘最能得墨學之真相的三十二篇，其中若尚賢尚同兼愛等均分爲大同小異的三篇，俞樾以爲是墨離爲三後之作，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墨子開站序）。此說果然很有理由，但就三篇之文字察看，其宗旨雖無殊，其撰成之時代實相差甚遠。大抵上篇最早，中篇次之，下篇最晚。早者當成於戰國中期，而晚者或已達秦漢之際。若法儀七患辭過三辨等四篇，孫詒讓以爲是天志節用非樂之餘義，我則以爲亦屬撰人不同，後人併入墨子，篇名亦後人所加。大抵戰國初私人著述之風未盛，故墨子並無自著之文，和孔子一樣。及私人著作之風既行，墨者遂亦將口傳之辭著於竹帛，其後學又各加推演，是以有義同文異之篇錯出並傳。及劉向校定墨子，遂將其初別行之篇併爲一書，故真偽並列，純駁雜陳。自漢至今，輾轉傳鈔，不惟闕去之篇甚多，即尙全篇留存的，其中字句之外訛缺脫，也真不知凡幾，所以在先秦子書當中，這一部子書實爲錯錯殘缺得最厲害的一部，這是我們不可不先知道的一件事。

←從前梁啟超曾說：

墨學所標綱領，雖有十條，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

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這兩句話實可以包括全部墨子。（墨子學案第二章）

這句話說得很對，全部墨子反來覆去無非是衍說『兼相愛，交相利』六個字的意義，所以呂氏春秋不二篇和尸子廣澤篇也都說『墨子貴兼』（不二篇作『貴厚』，孫詒讓云，『厚』疑卽『兼』之借字）。因爲他貴兼，所以他把士和君都分爲兩種：一種是執兼的，一種是執別的。執兼的謂之兼君兼士，執別的謂之別君別士。所謂兼君，就是執行兼愛主義的君主。怎麼樣的君主才算是兼君呢？他說：

兼君之言……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墨子兼愛下。本文所引墨子均依墨子開站本）

從古以來有過像這樣的君主了嗎？他說有過，先聖六王都是像這樣的君主。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

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秦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

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子既率爾羣封諸君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

之所謂『兼』者，於禹取法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

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

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禹誓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

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兼愛下）

他不但證明先聖六王都是兼君，而且說他的貴兼即係取法於先聖六王。這段文字上面雖兩說『先聖六王』，但下面却只敘了禹湯文武四王，這很可異！我頗疑當中許有脫文。脫去了哪兩王呢？那無疑的是堯和舜。這不但就墨子書中連稱堯舜禹湯文武的極多可以推知，在天志下篇且明有『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